

水书

水书

水书

水书

水书——中国水族的独特文字，是世界上除东巴文之外又一存活的象形文字，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水书相当于汉族的易经，内容博大精深，是水族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ISBN 7-5412-1383-7



9 787541 213830 >

ISBN 7-5412-1383-7

K·127 定价：200.00元

本书

获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书·探巨卷:全真彩色影印本/中国水书编委会编。  
影印本.—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11  
(中国水书文献系列)  
ISBN 7-5412-1383-7

I. 水... II. 中... III. ①水书-古籍-汇编②水族-天文学史-中国 IV. ①K286.9②P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3241号

总策划:宛志贤

中国水书编委会

编委主任:许明

主编:石国义

副主编:吴贵飚 黄燕生

编委成员: 韦学纯 王剑 石国义 龙英  
许明 吕凤梧 李江山 李国志  
吴贵飚 宛志贤 罗兴贵 郑铁牛  
胡廷夺 黄燕生 潘松

(按姓氏笔画排名)

作品名:水书·探巨卷

编者:中国水书编委会

出版发行: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550001)

责任编辑:龙英

宛志贤

装帧设计:龙英

摄影:郑铁牛

经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刷: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mm 1/16

印张:6.75

版别:2006年11月第一版

印次: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00.00元

# 序——为中国水书文献系列「影印本」首次出版而鼓与呼

水书是水族的文字，是中国少数民族为数不多的原创文字系统，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古朴的象形文字，为水族特有，贵州独有的民族古籍。其内容博大精深，是水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水族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是水族人民的百科全书，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特殊的文化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水书正面临失传的危险。因此抢救整理水书，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光荣任务，也是贵州贯彻执行《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省、州、县三级共同努力，水书的抢救整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有了一个良好的起步，各级政府站在对水族人民负责，对民族文化遗产负责的高度，努力做好水书的抢救征集工作，同时做好保护整理工作，为下一步的研究、开发、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能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历史观，继承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体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抢救保护水书，不是为抢救而抢救，为保护而保护，而是通过抢救和保护，认识水族的历史，研究水族的现在，开创水族的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好水书的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开发工作，打造好水书这一贵州民族文化的品牌，为丰富贵州的文化底蕴，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贵州民族出版社以抢救民族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在相继出版了分别由王品魁、潘朝霖译著的《水书·正七卷·壬辰卷》、《水书·丧葬卷》之后，现又出版了由石国义主编的水书文献影印本——《水书·探巨卷》、《水书·分割卷》、《水书·八探卷》、《水书·寅申卷》、《水书·正七卷》。水书文献影印本系列运用先进的印刷技术将世代传抄的不同版本生动鲜活地再现，它的出版发行对于水书的抢救、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同时也将会引起社会各层面的广泛关注：一是能满足水书研究者亲眼目睹水书的原真，更好地检验水书解读水族文化的内涵；二是能获得水族群众的广泛认同。这就为我们实现水书学术研究国际化和水书传承本土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水书的抢救整理工作能有今天这样一个良好的局面，是和贵州一批水书研究专家及水书传承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计个人得失，以对水族人民和水族文化的一片真情，做了大量的抢救、整理、研究工作，为弘扬水族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品魁、潘朝霖、石国义等，就是这一批水书研究专家的代表。

水书彩色影印本系列的出版问世，是弘扬水族文化的又一乐章。希望所有参与水书抢救、保护、整理、研究的有关人员，一切立志研究水书的专家学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出色的工作，不辱使命，不负众望，打造好水书这一贵州的民族文化品牌，让水书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里熠熠生辉。

李育民

# 前言

壹

水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水族有一种用古拙的文字符号来记载水族古代天文历算和原始宗教信仰的文化典籍——水书。

水族古文字，同苏美尔文、古埃及文、古印度文以及中国甲骨文一样，都是独立的来自原始社会最简单的图画字。后来又逐步发展成象形兼图画字，以表意为主。其造字方法主要为象形、会意、指示和假借四种，与古汉字有紧密的历史渊源关系。用这种符号记载着时日、星象、方位和吉凶兆象条目的文本才是水书。

水书，是水族先民所创制的、水族本土所固有的文化生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水书一直是在水族民间秘密传承着，这种封闭的传承模式，使得水书既不为外来文化所改变，也不受本民族语言发展的影响。所以几千年来仍然保持其原有的历史风貌。

水书内容，是水族民间知识综合记录的反映，涉及天文历算、原始信仰、历史哲学以及道德、伦理诸多内容，卷帙浩繁，博大精深。水书又具有实用的操作性，广泛运用于民间丧葬嫁娶、娱乐节庆等诸多方面，对水族社会影响深远。

水书的分类也较复杂。就其吉凶而言，有吉祥类和凶祸类两种。吉祥类水语称「泐瓜」，意为明亮干净无忌戒的白书；凶祸类的水书称「泐凶」，意为忌戒凶祸灾害的书。若按形式来划分，可以分为阅览本、诵读本、通掌本、时象本、方位本、星宿本等。水书书写的原本格式为从右到左竖写。水书的体例是先写明年、月、日、时和方位，下面标注吉凶兆象。大多是以年忌月日，以月日忌时方。这种体例和甲骨卜辞先注明占卜时间，后注明吉凶兆象的形式大致相同。

水族古文字与水书，是水族独有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水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大特色。其中最独到的特点是，水族古文字和水书都是用水语识读的。

水族先民崇信多神，信仰原始宗教，而水书的各种忌戒条目，是多神的一个明显例证。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察，水书是将水族古老时期的种种民俗事象用符号代码记载下来的古籍。它反映出水族先民在天文、地理、星象、历算、历史、哲学和原始宗教等诸多领域的认识论和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及其所形成的以文献为中心的表层文化，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以民俗为形式和内容的底层文化。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支柱。所以说，水书是用符号代码记录下水族先民种种民俗事象的书。诸如古老的传统崇拜、祭祀礼仪和传统的丧葬、婚姻习俗惯制等显性文化，反过来又深刻地、广泛地影响着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心理、意识和行为。上面已经说过，水族民俗是水书的基础和支柱，而民俗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被创造和享用的文化财富。尽管它随着时代的推移，民俗不断地嬗变，但它总是「古已有之」，今俗古俗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民俗所具有的这种历时纵向继承特征，说明它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生活现象。于是民俗同宗教信仰又可以互相体验。因此水书蒙上了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另外，水书条目文字以外的口传诠释部分又多是水族民歌体，且用词幽默、严谨，多用比喻、夸张的修辞方法，流畅易记。于是它从另一个侧面，又折射出水族古代语言和文化艺术的光华，是研究水族文化的信息库。

对水书的记载和评论，早在二十世纪初叶的《都匀县志稿》和《三都县志略》等地方志书中已立有篇目。由莫全、曾维陈矩等纂的，于一九二五年刊行的《都匀县志稿》刊载有两页共五十六个水族古文字，并提出「水书又称反书，大氐古篆之遗」的观点。胡羽高在《三都县志略》中说：「今日贵州全省除天干地支及象形文字外，居然有文、武、辅、弼、廉、贪等文字。假使当时无文化思想，政治组织，属则无之。而水家文字除天干地支及象形文字外，土著中惟有水家有文字。其余苗瑶仡佬之焉有此深切会形容之文字。惟以此读，则水家在吾黔南为先进之民族，故文化水准亦较他族为优。后世不察，视为异类，失之过矣！」「其文字类似古籀小篆。《都匀县志》称为大氐古篆之遗，第相日久，寝多讹失耳……」胡羽高的这番话，体现了当时部分文人学者对水书的独到见解。

须知，殷墟甲骨文在未被发掘之前，水书的历史价值尚处混沌迷蒙的时代。所以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水族虽然也有少量的文化学者，但均不甚注意本民族古文字和水书的研究，人们也很少关注水族人民几千年来年一直使用的古文字。一九四二年，曾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执教的著名社会学家岑家梧教授，应大夏大学邀请到贵州讲学，其与张为纲、吴泽霖、陈国均、李方桂等专家教授深入到贵州水族地区调查水书。岑家梧教授通过调查研究后，以《水书与水家来源》为题在当时的《西南民族文化论丛》杂志上发表文章，将水族古文字与甲骨文、金文作了对照。如：

戊 水书作<sup>卉</sup>、<sup>ヰ</sup>或<sup>灭</sup>；甲骨文作<sup>匚</sup>、<sup>匚</sup>（殷虚书契前编，一卷七页）、<sup>匚</sup>（前编三卷四页）或<sup>戠</sup>（同上）；金文作<sup>𠂔</sup>（戈父戊斛）、<sup>𠂔</sup>（父戊觚）（见金文编十四卷二十页），均像斧钺之形。水书作<sup>戠</sup>，若将之斜置如<sup>𠂔</sup>，则与甲骨文之<sup>匚</sup>、金文之<sup>匚</sup>相当，倒置斜置，为水书之常例。至于水书之<sup>ヰ</sup>或<sup>卉</sup>，骤视之，似与甲骨文及金文无关，然若将其笔划连络而斜置之如<sup>ヰ</sup>或<sup>卉</sup>，则与甲骨文及金文显然相同矣。

卯 水书作<sup>𠂔</sup>、<sup>𠂔</sup>，甲骨文作<sup>𠂔</sup>（殷虚书契前编，一卷二十八页）、<sup>𠂔</sup>（前编，五卷二十九页）；金文作<sup>𠂔</sup>（卯旣鼎）（见金文编，十四卷二十六页），水书与甲骨文及金文无异。

酉 水书作<sup>𠂔</sup>、<sup>𠂔</sup>或<sup>𠂔</sup>，甲骨文作<sup>𠂔</sup>（殷虚书契前编，六卷三十九页）、<sup>𠂔</sup>（铁云藏龟，十二页），均像酒尊形，无大差异。

癸 水书作<sup>𠂔</sup>、<sup>𠂔</sup>、<sup>𠂔</sup>或<sup>𠂔</sup>，甲骨文作<sup>𠂔</sup>（殷虚书契前编，一卷八页）；金文作<sup>𠂔</sup>（戊父癸鼎）、<sup>𠂔</sup>（史兽鼎）、<sup>𠂔</sup>（都父癸）、<sup>𠂔</sup>（趨鼎）（金文编，十四卷二十五页）。与水书大致相同。

甲 水书作<sup>𠂔</sup>、<sup>𠂔</sup>，甲骨文作<sup>𠂔</sup>（殷虚书契前编，二卷十四页），金文作<sup>𠂔</sup>（金文编，十四卷十九页），二者亦极相似。

寅 水书作<sup>𠂔</sup>、<sup>𠂔</sup>，甲骨文作<sup>𠂔</sup>（殷虚书契前编，一卷五十一页）、<sup>𠂔</sup>（同上，五十二页），均相似。

以上所引，均引自原文，岑家梧先生据水书起源之传说及水书结构的特点分析，认为「水书制造之时代极为古远」，「至少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

于一九四三年与岑家梧先生一起考察水书的张为纲先生，后来又发表了《水家来源试探》一文，他认为「今日之水书已失却文字功用，转而为咒术工具。然细考其字形，竟有与武丁时期之甲骨文字极为近似者」。他还说「今日水家之所以鬼名

繁多，所以尊崇巫师，所以有为咒术用之反书皆可为殷代文化遗留之铁证”。其观点尤为明确：水族古文字是殷墟文字的文明遗存。

这样，岑家梧、张为纲两位先生的研究，从文字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审视，乃空谷之音，一语中的，给水族古文字和水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时间推移到二十世纪末，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十月，贵州省水家学会成立后，水家学的研究者们沿着岑家梧、张为纲等先辈的学术观点，筚路蓝缕地探索着水族发展史上的蛛丝马迹，终于找到了水族自称「睢（sui）」的历史真谛。推断出睢水流域是水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并因此找到水书产生的源头。水书，水语称泐睢（le sui）。泐，通「勒」，为文字、书籍、书写、刻写之义，源于古汉语铭刻、刻写之意，在现代汉语中早已消失；唯，水族的自称，因发祥于中原睢水流域而得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纪末，水家学的研究者们把郭沫若全集的《卜辞通纂》甲骨卜辞拓片及郭氏的考释与水书的六十甲子相对照，不论是内容结构，还是行文体例，甚至文字符号都有惊人的相似。这是对岑家梧先生六十多年前对水书「至少水书与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论断的有力佐证，也说明了水书与甲骨文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专家们早认为，从甲骨文的成熟程度看，它不会是中国的最早文字。从夏到商肯定还有一段更原始的文字作衔接。今日尚存的水书亦可能就是这个历史时段原始象形文字的活证。

关于文字的产生，在古华夏族古老的传说中，最普遍的就是仓颉造字。据说仓颉是黄帝时人，他智慧超人，通于神明，且生有异相，长着四只眼睛，两只用来仰视天上群星运行之势，另两只用来俯察地上的龟纹鸟迹之象。从自然造化中他受到启示，创造了文字。据说，由于仓颉造字，天地间的秘密不能再隐藏，于是天上降下粟雨，灵怪也原形毕露，在夜间哭泣。

关于水族文字的来源，也有自己的说法。传说创制水族文字的人是水族的六位先祖，后又简化为一位先祖，名叫「陆铎公」，他在燕子洞口与燕子对话，燕子告诉他天地人间的各种玄机，他按燕子说话的声音和口形用符号记录了下来。所以水书能预测天地人间的各种吉凶兆象。

以上两个传说所渲染的都是文明演进的光明与阴影。

上古神话的价值在于，作为原始遗留下来的精神产品，它们是了解人类童年时期生活及心理的钥匙。在它们对于社会自然所作为的充满童真稚气的解释中，包孕着中华民族的艺术、宗教、哲学的最初胚胎。它们是民族文化史的源头。

当然我们知道，要探索文字产生的源头，只靠传说是不够的。我们还知道，真实的文字创制，决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无数个无名氏智慧的结晶，仓颉也好，陆铎公也罢，很可能是整理文字的一个著名人物。

「大汶口文化陶尊」。两个陶尊的上面都刻有如下图案：

据考古学家考证和分析，这些陶尊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陶尊上所刻的图案极为端正规整，类似后来的青铜铭文，能够依照一定的规律释读，被后世学者誉为「象形、指事汉字的祖先」。然而在水族学者深入释读水书的时候，却豁然发

现在大汶口文化陶尊上所刻的图案就是水书中「日」(○)、「月」(□)、「山」(△)二字的组合体。所以水族学者说，大汶口文化陶尊，不仅是汉字的祖先，同时也是水族古文字的祖先。有人说大汶口陶尊所刻的图案是「连山易卦」。《三字经》云：「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易论》说：「夏曰连山。」传说大禹用「连山」易卦设计治水，大功告成。据说「《御览学部》引《新论》云：『《连山》八万』。《北堂书钞·艺文部》引桓谭《新论》云：『厉山（连山）戴于兰台』。」者说《水书》的历史渊源与大汶口文化陶尊，与《连山易》有紧密的亲缘关系。

在中国远古的华夏时代，还有「大挠作十支，伏羲作八卦」的美妙传说。何谓十支？即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合称。干支不仅在中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发现将天干字用来记载夏商王朝历代帝号的情况也极为普遍。如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的先公先王考》一书中指出在夏朝的十六个帝王中有三个帝王（帝孔甲、帝胤甲、帝履甲）的王号都用天干字。在商朝从汤王算起的三十一个帝王中，就有三十个帝王的王号都用天干字。而现在还在流行的水书卷本都是用干支字为条目之首来记载的，可见水书经典是从夏商时代就产生的。

### 叁

古老而神秘的水书，蕴藏着太多的悬念，蕴含着太多的魅力。为破译古老水书的奥秘，专家学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最近看到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教授刘世彬先生满腔热情地撰文《莫友芝对水族古文字的研究》发表于该院学报一〇〇六年第一期。文中指出，当前水族古文字研究已成热点，而早在清咸丰庚申年（一八六〇年）四月，莫友芝就已于《邵亭诗钞·红崖古刻歌》中提出水族古文字「初本皆从竹简过录」，「云至三代」，「核其字画，疑斯篆前最简古文」的观点，这是目前所知的研究水族古文字最早的史料。

关于水族古文字，莫友芝在注中说：「吾独山土著有水家一种。其师师相传有医、历二书，云自三代。舍弟祥芝曾求得其六十纳音一篇。甲、子、乙、丑金作、丙、寅、丁、卯、火、戊、辰、己、巳木作。且云其初本皆从竹简过录，其声读迥与今异，而多含古音，核其字画，疑斯篆前最简古文也。」

莫友芝当时已注意到他故乡独山的水族，有一种靠水书先生代代相传的有医与历的水书，说是来自三代，即夏、商、周时期。他的胞弟莫祥芝曾录有水族「六十纳音一篇」，发现有的水族文字是金文，有的水族文字颇类木牍上的文字（木牍与竹简并称为「简」，据此他认为水族古文字「初本皆从竹简过录」）。再考其读音又多含古音，并核其字画，认为水族古文字是「斯篆前最简古文也」。也就是说莫友芝认为水族古文字源于秦丞相李斯以「篆书」（即大篆和小篆）为标准整理文字之前最为简古的文字。从上下联系看，莫友芝认为水族古文字也来源于秦代以前的金文和竹简。

莫友芝关于水族古文字来源的观点，也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岑家梧先生认为「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

当有若干姻缘关系」。张为纲先生认为：水书「与武丁时期甲骨文字极为相似」。

以上所引，全是刘世彬教授解读莫友芝《红崖古刻歌》的原文。

莫友芝，这位精通文字音韵学及版本目录学的晚清西南儒写下的这首含点评水书内容的《红崖古刻歌》，由于诗中用典古奥艰深，曲高而和寡，有如冷月寂照，很少有人能以析读。惟有刘世彬教授以他宏富的学识，对《红崖古刻歌》旁征博引，层层剥茧，悉心解析，才使我们读懂极具穿透力的《红崖古刻歌》那片凝重而又璀璨的历史天空。

读罢刘世彬教授的《红崖古刻歌》析文，起码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一、莫友芝为清嘉庆至咸丰时人，也能目击众多的水书卷本，可见当时水书流行之盛。二、莫友芝身为著名的文字音韵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当他目击水书有大量的‘十支字’，亦有正写、倒写、反写的现象时，即联想到先秦货币上的文字特别是千支字普遍有正写、反写、倒写的现象，这种现象反映出先秦时期（特别是殷商时期）的版本特征。由此推断出水书源头当来自先秦时期之古简。三、（水书）其声读迥与今（清朝时期）异，而多含古（先秦时期）音，由此断定「初本皆从竹简过录」。换句话说，水书皆是秦朝以前的版本。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国民族报》头版头条刊载署名文章《水书的源头可溯至夏代》。文章说「夏代都城二里头陶片文字符号在水书中找到相同的记载」。文章指出：在荔波水书先生的努力下，终于在水书中找到二里头陶片相同符号，终于解开了困扰考古学界四十余年的夏陶之谜。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八日《中国民族报》又头版头条报道「失传的夏代的《连山易》现身贵州荔波」。

改革春风拂拭了尘封的水书。二〇〇一年，中国首次全程民族文化新闻考察活动——「走进五十六个民族」拉开了序幕。参与此次活动的《齐鲁周刊》记者率先报道了水书，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制作并播出了专题片《水书之谜》，新华社曾先后报道水书消息三十则，《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多篇水书研究成果。二〇〇四年三月重庆惟一大型涉外综合月刊《重庆与世界》对水学大师王品魁作了报道。总之，专家的研究，媒体的关注与报道，令人鼓舞。我们认为，水书是水族人民传承数千年的活着的古老文字，它记载着水族的生存斗争史，含有大量华夏文明的古老信息，它有助于破解水族的歷史渊源和古华夏文明的很多未解之谜。

此次出版的《探巨卷》、《分割卷》、《寅申卷》、《正七卷》和《八探卷》，是根据国家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中国少数民族图书馆提供的水书馆藏资源分类编目的。水书的传承因地域关系及传承关系不同，其编排的方式、顺序甚至内容也不尽相同，但书中每个条目的内容结构是完整和不可变化的。水书总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关爱生命，追求人与天地、人与自然万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水书不仅只是水族的、贵州的、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它属于全人类。它不仅是属于过去的和现在的，而且也是属于未来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相信，在新形势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以及在水族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勇于探索之下，神秘的水书将会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为人类社会展示出它的神秘天机，展现出它的文明和财富。

# 《探巨卷》导读

《探巨卷》是水书秘籍卷之一，是记录古代水族社会天文学的卷本。它根据阴阳学说，结合天体运行论，将「九星」各星光汇聚于地球的瞬间进行总结。不同季节、时间，地球某个位置受其光度不同，受光时限也不一样，它将带来不同的吉凶、祸福。

《探巨卷》是远古时期水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天体运行规律的典籍，是一部古代水族先民认识天体的史料。古时候的人们，总认为天灾是源于某个天体运行紊乱所致。「万物有灵」固然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了烙印，这些天灾吉凶兆相到来之前，星光总是有其差异性。为了避开天灾，祈求吉祥，水族先民便用自己的古文字编写了这部秘籍卷。

庚辰正月六日

潘所言字

通光五年

開畫











